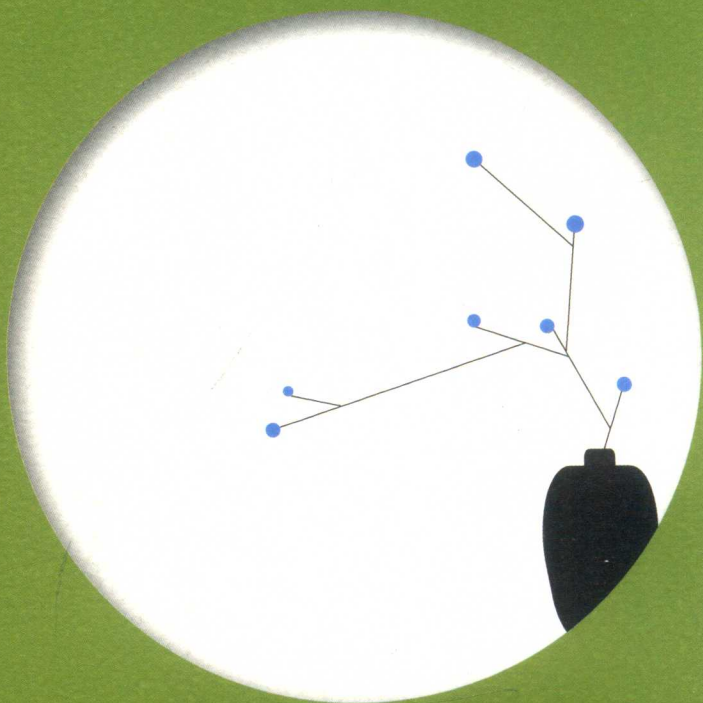


贰零壹柒

王剑冰
选编

2017
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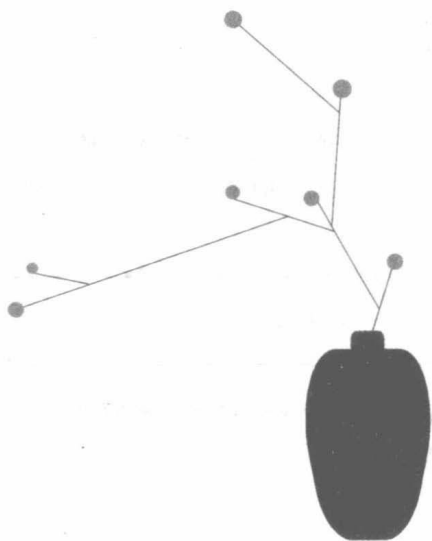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
精短美文精选



2017
年

中国
精短美文精选

王剑冰
选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7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 / 王剑冰选编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1
(2017年选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5702-0051-1

I. ①2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97718号

责任编辑: 毛娟 马蓓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泓润书装

责任印制: 邱莉 王光兴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珞珈山学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22.25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306千字

定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

- 001 高贵的清贫 /徐贵祥
- 004 油菜花 /张承志
- 008 阿尔卡拉的王冠 /迟子建
- 011 语言中的铀 /彭程
- 015 长相忆 /朱秀海
- 021 故乡的土楼 /张胜友
- 024 常怀感恩之心 /李朝全
- 027 清新庾开府，暮年诗赋动江关 /叶兆言
- 031 才艺这回事 /裘山山
- 036 你坐着轮椅过来，我可以推着你走
——追忆作家柳萌先生 /红孩
- 040 玩泥巴 /刘庆邦
- 043 风骨无尽护我初心 /叶文玲
- 049 德胜楼记 /梁衡
- 051 黑夜之美 /庞井君
- 055 村庄里长出的都市 /谭谈
- 059 父亲的收藏 /尹汉胤
- 063 感怀之什 /王巨才
- 067 老家人 /何立伟
- 071 三亚河（外一篇） /蒋子龙

- 073 为“草菅人命”者量刑 /孙 荪
- 076 生长在井里的白蘑菇 /漠 月
- 079 爷爷种的家风（外一篇） /刘兆林
- 082 在金川寻找那一个我 /李贯通
- 086 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 /潘向黎
- 091 在命运转折点上 /李学广
- 096 到黄陂拜绿原曾卓 /刘益善
- 100 碧野青山阳光在 /刘益善
- 103 风吹岁月——忆延安插队两题 /叶延滨
- 107 他正在和托尔斯泰聊天 /赵丽宏
- 110 尼阿多天梯 /杨海蒂
- 112 台北的颜色 /江 子
- 117 野草无言 /杨闻宇
- 119 河坎坎上的思南 /周舒艺
- 122 恐惧记 /李 娟
- 126 倾听城市的声音 /黄康生
- 129 他乡遇故知 /肖克凡
- 133 满城尽带二维码 /陈 炜
- 137 河里的乡愁 /赵汀生
- 141 从苏堤上走过 /黄文山
- 144 翠亨村的深处 /陈亚军
- 149 大地无声 /苗 莉
- 153 老猫的诡计 /俞 胜
- 159 妙味的宣纸 /戴 鹏
- 163 环江在西北偏北 /锦 璐
- 167 爸爸的麂子肉 /周李立

- 171 北京的野菜 /王 彬
- 174 爱的三重奏
——舒曼和克拉拉及勃拉姆斯的故事 /邢秀玲
- 179 等鱼断气 /胡展奋
- 182 穿过纽约的夜与昼 /王雪瑛
- 187 当树叶有了思想 /黄艳秋
- 190 赶海人 /韩嘉川
- 193 房间 202 /段爱松
- 196 戈壁记忆 /张继炼
- 201 曹妃甸二章 /付秀宏
- 205 惊蛰如此美好 /海 飞
- 209 老高不容易 /胡亚才
- 215 故乡的老酒 /侯修圃
- 219 描绘上帝 /范晓波
- 223 探春做事，宝钗做人 /刘晓蕾
- 229 母亲的缝纫机 /刘 宁
- 232 那个年代的“吻” /路小路
- 235 那一岛安静的绿 /黄静芬
- 237 且把春风共无尘 /施立松
- 241 长调，倾听苍穹 /雨 馨
- 245 白杨树的眼睛 /周玉娴
- 250 文殊殿的木工奇迹
——写在河北省涞源县阁院寺 /贾兴安
- 254 古稀之思 /张放涛
- 258 我只愿你还是你 /华 静
- 262 西蒋村赶考的少年 /张艳茜

- 267 香在内乡 /闫俊玲
- 269 想起雪湖藕 /徐 迅
- 272 小字深情可酿春 /王红梅
- 278 一封来自 22 年前的书信 /曲令敏
- 281 一楼景远 /周闻道
- 285 一张老照片 /徐宜发
- 289 槟城印象 /吴小攀
- 292 书院蔷薇 /柳 萍
- 296 夏日私语 /李金荣
- 301 永远挺拔的白杨树 /王 洁
- 304 予独爱竹 /姜琍敏
- 308 在海边 /赵宏兴
- 311 四季物语 /冷 冰
- 318 居屋 /黑 孩
- 322 空碗朝天 /张金凤
- 328 借我一寸光阴 /魏荣冰
- 331 棣花之荷 /徐祯霞
- 336 毒之殇 /朱东锸
- 339 官渡客 /姜继周
- 343 梅花小镇 /陈荣廷

高贵的清贫

徐贵祥

油菜花开时节，我们来到方志敏的故乡——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的湖塘村。此处是个适合人居的山坳，四面环山，一幢古色古香的木楼坐落在山根处，旁边是两汪平静的水塘。毫无疑问，在一百年前，这幢阔大的木楼象征着主人的富足和气派。这就是方志敏故居。

一路上，不时听到当地朋友介绍方志敏家族历史，有几个年轻女子，还眉飞色舞地说方志敏是她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——据说，方志敏身高一米八二，高大俊朗，才华横溢自不必说，在担任闽浙皖赣苏维埃主席的时候，身穿白色西装，骑一匹白色骏马，当真是白马王子的标志性装束。当地人说，方志敏很讲生活质量，他喝的咖啡，那是要从外国进口的。

是的，方志敏有阔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。事实上，回顾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，大都有殷实的家境，他们不缺吃穿，不乏体面的生活，可是他们放弃了，因为信仰，因为要革命，因为要建设可爱的中国。他们放弃了高贵的物质生活，追求着精神上的高贵。从他们的手里经过的财富成千上万，可是他们自己的身上，却往往连一个铜板也没有。

并不是每个人都配得上“清贫”这个字眼的，仅仅身无分文，还不是清贫。清贫是一种境界，只有高贵着的清贫才是清贫。

方志敏的故事很多，散珠碎玉一般遗落在闽浙皖赣的山水草木之间。给我印象深刻的，还是在他被俘之后，国民党屡次派出高官劝降，甚至蒋介石亲自出面许以高官厚禄，均被方志敏在谈笑中拒绝。

我们后来从各种渠道看到的方志敏，戴着镣铐，神色泰然自若。在方志敏创立的闽浙皖赣苏维埃根据地首府葛源，我看到一张方志敏身穿军装挥手告别的照片，那是在他率部北上抗日的前夕，在葛源的枫林村，那个高高举过头顶、直直指向天空的手势，让我好像明白了，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说方志敏是她的梦中情人。那个手势沉稳、自信、决绝，释放出一个男人、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革命者勇敢无畏的力量。那一瞬间，我对身边的朋友说，方志敏不仅是一位革命英雄，也是一个贵族。

贵族是什么？不是世代因袭的爵位，也不是显赫的权势，真正的贵族，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，有一腔实现理想信仰的热血，有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铁骨。这个当年才30多岁的年轻人，在闽浙皖赣四省交界的地方创建了革命根据地，发行货币，兴办学校，开设医院，还构建了股市，这一切都是超前的，他是按照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经营着他的根据地，让那里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那时候的方志敏，掌管着闽浙皖赣苏区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大权，可谓一言九鼎，从他手里经过的真金白银不在少数。可是，在“方志敏式”的苏维埃政府内，节俭却蔚然成风，连铅山县委买了12元黄烟，都受到严厉的批评，被挖苦为“好阔气的铅山县委”。

回想小学时代读过的《清贫》，我突然发现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真正读懂，不，几十年后仍然没有读懂。放眼望去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心里再默默地诵读那些文字，似乎从字里行间领略到另一种风景。北上部队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，在生死考验的关头，方志敏拒绝脱离部队，拒绝逃生，坚持和同志们战斗在一起。后因叛徒出卖，在藏身的柴堆里被俘。在敌人的刺刀面前，这个命悬一线的囚徒，就像个调皮的孩子，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因为搜不到铜板而失望的士兵，冷静地看着他们的神和表情，甚至还有几分幸灾乐祸：“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，请等一下，让我想一想，啊，记起来了，有的有的，但不算多。去年夏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，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……但我说出那几件‘传世宝’来，岂不要叫那些富翁齿冷三天？清贫、洁白朴素的生活，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！”

尽管多少年过去了，我至今仍然记得英国作家伏尼契的小说《牛

虻》中，作为革命者的牛虻——亚瑟被执行枪决的那个情节，亚瑟从一开始就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谈笑风生并且评头论足，唇枪舌剑拒绝忏悔。在士兵向他射击时，他一次次地嘲笑和校正士兵的枪法，“来吧，孩子们，不要害怕，朝这儿打！”

而在今天，行走在蒙蒙细雨的湖塘村，我清晰地看到了另一个更加伟大的亚瑟，因为他领导了更多的亚瑟，还因为他的清贫，而他的清贫是为了更多的人不再清贫，今天的清贫是为了明天不再清贫，这样的清贫才是高贵的清贫。

原载《人民日报》（海外版）2017年7月29日

油菜花

张承志

我从来不会留意，在哪儿开什么花。

虽然，遇上好看的花，也会眼前一亮，心中一动涌起一股爱怜；但那会很快过去，随时光淘刷遗忘干净，而不会总惦记着它。花简直也是一种流水，喧闹地斑斓一时，又突兀地枯败殆尽；让我这样的人，不仅没养成对花的癖好，甚至全无花的常识。

然而莫名的，我这花盲，却与一种花暗中有了什么关系。

不分冬夏无论南北，我与它到处相遇。它使我不得不想：为什么到处都总碰上它呢？

它就是油菜花。

1

那年在河州，算来该是六月的日子。

只记得积石山一面拽下两千米的坡麓上，鲜黄的油菜花一片接一片。那儿是河州城的西南乡，保安人的聚居地。

那一次，宿地是名气挺大的梅坡，我们兄弟三人，小住在丁生智的老家。

每天，屏障般的积石山壁立西天，山麓上仿佛有一层紫色镀染。当学生时就听熟了的保安三庄，低踞在薄薄的暮霭里。除了托茂、康杨、一半的裕固，保安人是一支比较小的、说古代蒙古语的遗民。虽知道已经无望用蒙语交流，但我还是喜欢和他们“对词儿”。

此来无甚大事，只是休养身心，听掌故、记蒙语、访教门。我喜欢沿着旺盛的小麦田，蹀着山体微蓝的积石大山散步。油菜花，正在远近的凹地坡麓上怒放，那一片浓烈的黄色，给我说不清的振奋。那是我留意了它的头一次。

在贫瘠、不公、阴暗的季节，油菜花突然跳了出来，给大地涂满了泼辣辣的亮色。宛似热烈的希望，忽然而公开在满山遍野。山脉横亘在青藏高原的前沿；造物主的巨笔饱蘸鲜黄，涂抹遮断眺望的大山。无论谁都禁不住浮起的快意：一块块的黄彩，闪烁引诱，扫荡了心底的阴愁。

再吃清油的锅盔、炒成的洋芋菜——滋味不一样了。味重色浓的清油，在盘底积了薄薄一层黄色。它确实香，嘴里知道，但说不来。我猜，哪怕你洋包装色拉油流行超市，某一天，若是锅里换了别的油，西北五省的汉子会齐齐地放下碗，“嗯？”一声，大惑不解。

我一直没造访过油坊和水磨。我对油菜花的好感，只为它带来的明亮视野；虽然我模糊知道，对农民来说，满山的油菜地只是为了榨油卖钱。

2

忘了问问广东、湖南是否也种油菜花。估计答案大概是肯定的；只是怪我一直没有留意，没有把它们与西北联系。

既不留心，此刻也就写不出湖广的花期，更不知它们与百姓的纠葛了。但我还是觉得在南国它不会这么重要，因为南国大概用不着以它装扮风景。

知道的只是：四川的油菜花在2月就满开了。

那年从川北的剑阁栈道东行，在苍溪的白龙江上，我遇上了被油菜田斑驳点缀的红军渡。

于我而言，大巴山是个陌生的新词，面对着它，我心里留着一丝谨慎，只想浅浅地初探。比起大西北，这里的油菜田零散而且破碎，难得看见绵延起伏的大片黄花。直陡陡的断崖坎，巴掌大的三角地，都被四川农户见缝插针地种上了油菜。它们明灭闪烁，从向阳处到背阴坡，从

低矮的山脚到高高的山顶，依着几天的节气跌差，次第分批，有条不紊地开放。

在川东北眺望油菜花，感觉多少有一点异样。也许因为突兀地走到了苍溪渡口，我总把这倔强的花，与悲剧的红四方面军联想到一起。他们突然就抛弃了依托，离开了根据地。他们几步就迈进了松潘草地，接着走进了一部长长的悲剧。确切地说，在四川，我为2月的油菜花开感到不可思议。因为远在青海的祁连，花的满开，要待到7月上旬——流落祁连的红军，一定也曾对7月的油菜花季惊奇过，我深信不疑。

世上油菜花种植最多的地方，也许是青海门源。

那里有几十万亩的大面积油菜田，沿着一字并肩的祁连雪山，浩荡的金波一望无际。门源创建了“油菜花节”，日子定在了7月10号。这日子与四川的2月实在差得太远了！

我意识到：油菜花是中国地理的标志花。

花期的剧烈跌宕，如世间的峻险无常。从剑阁到松潘，在岩石缝隙，在高高山顶，那一块块鲜黄确实不合时宜。它开在贫瘠的土壤，它宣布着异端的思想。我忽然想，若是没有油菜花，不仅那些牺牲的红军，包括我们都会觉得太寂寞了。这不起眼的小花，它藏着奇异的隐喻，挑逗起人莫名的激动。

谁知是在四川还是在青海？反正，我与这种花结成了某种关系。

3

这一次到汉中，当又一次看见山上块块涂黄的时候，我心里主要是地理的兴趣：这儿可是南方北方的分界；油菜花，你这地理的标志花，我倒要看看你开在几月！

来汉中的目的，是想到城固县去，打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阿尔巴尼亚引进的橄榄树的下落。写《幻视的橄榄树》时，一位老专家写信来教给我一个重要知识：秦岭白龙江是气候的分界线。橄榄——那神圣的和平树，它在中国尝试栽种的伟大实践，其最北端就在秦岭的南麓、陌生的城固。

但是没料到，在陕西城固，无论市民农民，提起橄榄树，人人一问

三不知。这和把好不容易完成了驯化，并把树种到尺粗的成果砍了个精光的四川广元，恰恰是南北一对。在广元，我们在公园找到了石鼓似的断根；在城固，只看见一个植物园里有橄榄树的广告。

只遗憾没有去城固县林业局。我留了一线念想：受到冷落的橄榄树，一定还悄悄躲在国家的苗圃，怅然望着满山的油菜花。我说不清对油菜花究竟是不满还是理解——正是油菜花，挤走了橄榄树的种植。

急功近利的中国人，等不及橄榄油普及锅台的未来。但是从四川到汉中，在陡峭破碎的坡地上染黄的油菜花，意味着菜籽油依然是中国农民的经典食品。橄榄树以及它的神圣背景和传奇的油，进入每年都被油菜花从南到北依次占领的中国——还需要一些时间和机会。

与其说和一种植物莫名地结了缘分，不如说不自觉地了解了一些植物的知识。这是一次小小的学习，但也横跨着宽广的地理。

我喜欢油菜花，不单因为它是最适合中国农民的油料；也因为它点缀了我的长旅，装饰了一路旱渴的风景。即便如此，当我发现它真的沿着纬度，次第接续，一分分攀升一般地开花；成了中国大陆上花期拖延最长、南北种植跨度最宽的一种花——心里真是又惊又喜。

中国的辽阔，不知为什么常给人一丝伤感。

是因为它受过的苦难，以及一定还要迎受的苦难和危机么？也不尽然。是因为草木的微妙的美好么？

它那么弱小，且从来沉默，似乎可以被人任意欺凌直到来世——须知野草菜花不容轻蔑，无论它们怎么渺小无助，怎么身为下贱，它们的草木生存中，藏有颠覆的底气。

油菜花——它随风散撒，遇土生根，落雨花开，安慰天下。它从南向北，逐省逐县，点缀贫瘠的大地，添补百姓的生活。它虽不鲜艳，也不名贵，但唯有它，与我形影跟随，相伴了一场。

原载《张承志 世界与我 散文》，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7 年版

阿尔卡拉的王冠

迟子建

在塞万提斯没有出生前，阿尔卡拉就是阿尔卡拉，这里有学校、教堂、修道院、商铺食肆、花店邮局、斗牛场以及监牢等。小镇的石子路上，有载着阔人的马车昂首经过，也有弓着背的乞讨者盯着石子路的缝隙，期盼着发现谁遗落的一枚闪光的钱币。教堂的诵经声，面包房飘出的香气，与城外的流水和夏日迟迟不落的太阳，交相辉映，向我们展现出一幅中世纪的生活图景。

塞万提斯出生后，阿尔卡拉这座西班牙的小镇，就成了一个伟大作家的艺术摇篮。它也有意无意地，开始为塞万提斯筹谋他的文学之旅。出身平民之家的塞万提斯，贫穷始终像阴云一样笼罩着他，他做过军需官、税吏等，洞见这社会种种的不公。他也经历了战争并在海战中负伤，而且戏剧性地被土耳其海盗劫持到阿尔及利亚，被囚禁五年。

当然，阿尔卡拉也给予塞万提斯人世间那些该有的美好事物，那是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共享的阳光、清风、明月和溪谷。是小镇淳朴的民风和安恬的生活气氛，没有它们，就不会有日后塞万提斯笔下人物的游历和冒险。

塞万提斯是从阿尔卡拉出发的，所以当他日后用如椽巨笔，为整个西班牙带来荣耀时，四百多年后的阿尔卡拉，成为了塞万提斯的阿尔卡拉。当然，也可以说是堂吉诃德的阿尔卡拉。

阳光照耀的广场是塞万提斯广场，街巷的商铺中，随处可见塞万提斯和他笔下人物的不同材质的雕像。沿着小镇的石子路去塞万提斯故居博物馆的路上，最常见的是两种风景，一个是伫立在街道两侧的古老石

柱，它们面貌苍苍，纹理模糊，像从中世纪走来的一队老兵，望着阿尔卡拉南来北往的人；还有一种石柱似的风景，不过它们不是伫立在大地上，而是屋顶上，那就是白鹳。

带我们游览阿尔卡拉的华人历史老师，指着一些建筑物顶端的硕大鸟巢说，那是白鹳做的窝。白鹳是迁徙的鸟类，身形巨大，细脚伶仃，喜食鱼虾。这正是它们夏日北归的繁殖期，鸟巢旁的白鹳，远远望去雕塑似的，凝然不动。白鹳通常是一夫一妻制，所以巢边沐浴着阳光的通常是一对。据说政府对这些白鹳也很头疼，因为它们的巢由泥草筑就，厚实沉重，对那些古建筑构成威胁。而它们很喜欢选择在修道院的烟囱旁，在大学的天顶上，在教堂的穹顶上筑巢，好像它们知道，读书人和信奉上帝的人，不会加害于它们，它们可获得蓝天下永久的生活港湾。政府为了保护古建筑，也为了保护那些白鹳，不得不对它们的栖息之地进行修葺和加固。就在我不断仰望它们的时候，一只白鹳大概要出去觅食，离开它守卫的家园，凌空而起，越过小镇。那白身黑翅，使它看上去像传播福音书的神父。

终于到了塞万提斯故居纪念馆前，可是很不巧，它已闭门。据说它有时上午开，有时下午开，时间不定，很有点塞万提斯笔下人物的游侠风格。

在纪念馆前的青石板路上，有一条与众不同的长椅，长椅的一头是堂吉诃德的铜像，另一头则是桑丘的。很多游人坐在铜像之间，与这两位文学史中的伟大人物合影。很奇怪的，当我坐在长椅上靠向桑丘时，背后走过的是表情复杂的成年人，而当我切近手执长矛的堂吉诃德时，一位童话般的西班牙小公主经过了，这恰似两人精神世界的写照。他们在塞万提斯纪念馆前，栉风沐雨，不是因为铜雕而不朽，而是因为塞万提斯不朽的笔，他为自己的出生地创造了永久的守护神。

《堂吉诃德》出版之初，按照当时西班牙的风俗，出版书籍要献给某个权贵之人，以求庇护。塞万提斯未能免俗，将此书献给了一个叫贝哈尔的公爵。当然，公爵对献词置若罔闻，塞万提斯并未因他而改善境况，直到终了。其实塞万提斯一直在自己的星座上，但真正地熠熠闪光，是身后之事。世界上许多大文豪，都给予《堂吉诃德》高度评价，如雨果、歌德、拜伦、海涅、屠格涅夫等等。像中国的《红楼梦》衍生

出“红学”一样，对于《堂吉珂德》的解读，即便是这些彪炳史册的大家，也是各有解读，心得不同。《堂吉珂德》是支蜡烛，每个人身处的黑暗和对黑暗的承受力不同，所以领受它的光明也就强弱有别，但这也是《堂吉珂德》丰富性的一个映照吧。

行走在阿尔卡拉，我始终觉得这城市上空，有一顶看不见的王冠。王冠的底座就是教堂的尖顶，是老旧的烟囱，是白鹳的巢穴，而王冠的顶端，是流浪的白云。在白云深处，塞万提斯穿越时空，成为这顶王冠最璀璨的宝石。这样的王冠无须加冕，它就属于阿尔卡拉，属于塞万提斯，当然也属于4月23日——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共同的辞世日，如今是尽人皆知的世界读书日。

堂吉珂德从未被打败过，就像谁都不能战胜时间一样。

原载《文汇报》2017年8月18日